



北落师门

BEI LUO SHI MEN
侧侧轻寒 著
CECEQINGHAN WORKS

十年珍爱，荣耀典藏
全新番外修订，倾情巨献

天上的那颗星永久地闪亮着，
一如我对你的初心，永不寂灭。
你是我用十年去爱，十年去恨，二十年去怀念的人。



北落师门

CHEQINGHAN WORKS
侧侧轻寒
BEI LUO SHI MEN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落师门 / 侧侧轻寒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

2014.10

ISBN 978-7-5155-1152-8

I. ①北… II. ①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9757号

北落师门

作 者 侧侧轻寒

责 编 雷燕青

排版设计 刘碧微

开 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30千字

版次印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152-8

定 价 32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14号楼 邮编: 100102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【目录】

- XIE ZI 楔子 / 001
惊飏芙蓉梦
- JING ZHE 第一章 惊蛰 / 013
尘烟绮年事
- SHANG YUAN 第二章 上元 / 021
玉壶光转，风箫声动
- XIA ZHI 第三章 夏至 / 047
翡翠盘高走夜光
- CHUN FEN 第四章 春分 / 069
一天风露，杏花如雪
- QING MING 第五章 清明 / 089
梨花落后清明



【目录】

101 / 第六章 芒种 MANG ZHONG

闲花落地听无声

131 / 第七章 白露 BAI LU

两处沉吟各自知

177 / 第八章 大寒 DA HAN

香消翠减，雨昏烟暗

209 / 第九章 小满 XIAO MAN

蓬莱此去无多路

221 / 第十章 雨水 YU SHUI

纵使相逢应不识

233 / 番外 XIAO XUE

小雪

[楔子]

XIE ZI

惊蛰芙蓉梦



今日惊蛰。

从睡梦里被远远一声惊雷拽出，我走出延春阁，就着宫灯泻地的明亮侧耳倾听殿外：春虫还没有出来，什么声响也没有。

梦里的一切只剩了残缺的几句。

醉软烟花四月瘦，惊蛰芙蓉梦。

尘烟绮年事，菱镜消磨，风雨黄昏骤。

隐隐想起来，其实我与她的第一次见面，就是在惊蛰这一天。

十年前。

当时我十三岁，她十八九岁。到现在我二十三岁，她还是十八九岁。

我至今不知道她从哪里来，她的家乡是怎样的地方，她以前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



可是现在她在干什么，想什么，我又何尝知道？

听着那远远的惊雷，竟像劈在我的心头上。

夜风料峭。

我微微缩了下身子，从十三岁开始，我一直畏惧寒冷的东西。

我想她说得对，我其实从来就没有长大过。

十年，我固执地在十三岁的时光里等待她。

身后有人轻手为我披上罩袍。

不用回头也知道是张清远。她睡觉非常警觉，自然会知道。

张清远算是我现在最常眷顾的人。她以前是杨淑妃身边的宫人，我到淑妃那里时，她正脱下脚上的鞋子去拍掉在石桌上的一条青虫。于是我便向淑妃把她要了来。

对于这际遇，她自己都常常心存疑惑，问我原因。

“因为我喜欢你恶狠狠的目光。”我笑道。

后来我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有人在拍虫子。直到我烦不胜烦，狠狠禁了一回才停止。

其实她们都不知道，重要的原因是，张清远拍虫子的那张桌子，左边坐着的，正是我的母后。

我喜欢这女子那样旁若无人、肆无忌惮的态度。

就像我第一次看见自己喜欢的人，才知道原来我需要的，不是温柔顺婉的女子。

那时我曾经在夜里想过，假如她也能像其他女子那样，故意装作不经意地在我面前拍虫子，那我这一辈子就算圆满了。

可惜，我恐怕永远也看不见了。

她在自己那一边，而我被困在十三四岁的时光里，任凭身边有那么多的动人容颜，却永远只记得遥远的过去，她微笑着的眉梢和眼角。

即使现在我们见面时，什么话都倦于说出口，可是每每午夜梦回，我都能在锦被上清楚地画出她的样子，这么多年，没有一丝紊乱。

原来我从来也不曾忘记过她一点点。

“夜深了，皇上不如不要回去，就宿在这里？”张清远柔声问。

我抬头看看天空，北落师门在天中，光芒幽蓝。

“还未到子时呢。”

“那不如回去再睡一会儿？”

回头仔细看她，在宫灯下她的容颜变得嫣红，这似曾相识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。

“不了，还是回去。”

辇车近东华门，我叫了停，下来在砖地上走了几步，这夜风夹着春寒，似乎要撕得世上万物都消失无踪。

“伯方。”

伯方忙近前来。

“明日没有廷议吧？”

“明日没有，直到十九日才有。”

我点一下头，说：“去……锦夔殿看看。”

他诧异地一顿，问：“夜已深了，不如明日报过锦夔殿再去，好让宫使准备着？”

我低声说：“不必惊扰她，朕悄悄去看一眼也就算了。”

锦夔殿在内宫城，一路行去，车马缓慢。在车上掀帘子一看，漫天风露，夹道杏花如雪，竟有吹到我袖中的。



就如当年的春日出游一般。

所有的锦绣缠绵，到最后都是这褪尽鲜艳的残片。

锦夔殿里已熄了灯火，走进去只觉得冷清。

制止了所有人，我一个人走进殿内。

这是我无比熟悉的地方。

正南门进来不是正堂，是假山，从假山侧过，是垂着薜荔的游廊，前庭嘉肃，花厅揖棣，殿后就是辰游池，她现在住在池边上的徊云阁。

在阁下站了一会，没有看到烛火灯光，想来她已经睡下了。

这里很好，不像别的宫里，什么时候都要点着灯，老是睡得不安稳。

听旁边的海棠花簌簌地落，那淡红的花瓣落了满地也没人发现。

除了天上圆月，谁也不知道。

终于觉得意趣寥寥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回头要离开时，却发现她就站在月门处看着我。

在夜色中，她的脸色苍白得似乎要与身后的墙融为一体。

我的喉咙一下抽紧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她平淡地看着我，眼神波澜不惊，像看着月亮下最普通的一株海棠树。

而我，听到惊蛰的雷声，清清楚楚地在我耳边劈过。

所有的事情都从这天开始。

和她第一次见面，是在乾兴元年二月二十日。

那年我十三岁。

当时我在步天台上，看中天紫微垣。可是它没有任何动静，仿佛我的父亲还是安然无恙。

父亲昨日去世，留了遗诏说——

太子即皇帝位。

尊皇后为皇太后，权同处分军国事。

遣使告哀契丹。

其他什么都没有了。

我想告诉他我很害怕，我跪在他的床前，在二月的寒冷天气里，一直发抖，眼泪冰凉。可是他什么都不说，直到留下最后一句遗言，他抓着我的手说：“善待天下啊，受益。”

我甚至不知道如何面对他的死亡，我又如何面对天下？

我害怕，害怕尸体，害怕冰冷的东西。这害怕一直延续到现在，也许要跟随我一生。

父亲停在延庆殿。遵他遗诏，我于柩前即帝位。

接受了朝臣的三叩九拜后，我向内殿跪下：“请母后垂帘，以摄天下。”

两年前，即天禧四年，我十一岁。父亲因为久疾居宫中，朝政大权全掌在母后手中。当时宰相寇准密议奏请皇上让位于皇太子，也就是我监国。但是消息传到了母后耳中，寇准因此被罢相，丁谓则取而代之。后来因为周怀政密谋废后、杀丁谓，宫里的两个内侍——客省使杨崇勋、内殿承制杨怀吉去向丁谓告密，丁谓连夜与执掌东京兵马的枢密使曹利用密谋。第二天，周怀政被杀，寇准被贬为道州司马。自此母后在朝中牢牢扎下了根基。

然后在十一月时，父亲下诏，除军国大事仍旧亲决，其余都由我同宰相丁谓、枢密使曹利用等参议行之。

听到消息时，我一时喉头噎住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回去的路上，当着太子左庶子晏殊的面我哭了。当时他才三十二岁，性格温厚，我最喜欢他的词。我希望他能帮我。



第二天他替我上表陈让，我去见母后时，她问我：“可是担心父亲身体？”

我摇头，怯怯地说：“我不想要……”

母后一巴掌打在我的左颊上。

丁谓当时任宰相，他对母后行了礼，请母后不要当殿垂帘，请御别殿。母后冷笑，不语。

张景宗、雷允恭却说：“皇帝视事，当朝夕在侧，何须别御一殿？”

张景宗是父亲亲自指定的承侍资善堂，想让他做我的心腹。原来他与别人也一样。

我抬头盯着藻井上的花纹，数那些龙的鳞片。

数到第三条的时候，他们商量好了，决定我与太后每五日一次在承明殿共商国是，帝位左，太后位右，垂帘决事。

我以为结束了，站起来要去父亲柩前守灵。

母后却又拿了一张手书出来，内容省使，也就是从小就在我身边服侍我的伯方忙拿去宣读。我又坐了下来。

原来母后不喜欢垂帘，要在禁宫中自行批阅章奏，遇大事再召见辅臣。

群臣大哗，场面一片混乱。

我继续抬头数龙的鳞片。

伯方在我耳边悄悄说：“那道手书，似乎是丁谓的笔迹。”

既然如此，刚才他又为何提出要请太后御别殿？

我也希望能像母后一样冷笑，但是眼睛却热极了，眼泪就要夺眶而出。

所有人似乎都已经忘记了，父亲就躺在那里，尸骨未寒。

大概很多年或不久之后，我也要躺在这里，然后让我的妻子孩子臣子

争吵成一片。

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：我以后，绝不停棺延庆殿。

中天紫微垣，是帝王的位置。

东蕃八星，西蕃七星，在北斗北，左右环列，成翊卫之象。

北极五星，在紫微宫中，北辰最尊。

父亲去世的第二天，我躺在步天台的轨天仪内，用游规在双规上找到位置，仔细地看北辰。

不知道父亲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那里？

但是如果古往今来的帝王都要到那里去的话，那里能容下多少英魂？

就在我专注地看着星星时，突然有人在我身边问：“喂，你躺在这个奇怪的箱子里干什么啊？”

我猝然听到有人在身边对我说话，吓了一跳，游规一晃，北辰就失了位置。

我不是告诉内侍不许让别人进来吗？

我有点恼怒，慢慢地坐起来看那个突然出现的女子。

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她，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奇怪的女孩子。

她的衣服很奇怪，袖子窄窄的，领子像把脖子包住一样竖立着。而且……她穿裤子，是很小很紧的那种。

一个女孩子，半夜跑出来，跑到司天监来，还穿着裤子。

没有梳洗，披头散发；没有打扮，素面朝天。

真是很奇怪。

会不会是失魂梦游？

于是我伸手在她面前晃了几下。没想到她一把抓住我的手，问：“干什么？以为我看不见你？”



“……没有，你的衣服，很奇怪。”我低声说。在她理直气壮的质问面前，我居然心虚了。

我果然不适合当皇帝。

她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，大笑着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忘记换了。”她好像忘记了她还抓着我的手没有放开一样，只顾自己笑。

她的手心热热的，很温暖，好像她是从夏天里走来的一样。

她看看我，笑着放开我的手，却又用那只手拍拍我的右颊，问：“小弟弟，你的脸为什么变红了啊？”

……她摸我的脸。

……她居然在这里，摸我的脸。

我瞠目结舌，觉得脸像发烧了一样，血一直往上涌。

她却又不以为意地在冷风里抬头看看天空，自言自语：“不知道跳到哪个年代了？连个空调都没有，真难受。”

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，所以在旁边不说话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摸了男人的脸还这样若无其事的女人。

“小弟弟，姐姐问你件事。”她笑着看我。

我已经十三岁，而且继承了皇位，她却漫不经心地把我叫成弟弟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她比那些跪在丹陛下叫我万岁的人都要温和。所以我看着她点头。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大概子时了。”我说。

“不是，姐姐是问你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？”她问。

这个人居然不知道现在是谁家天下，她是从哪里来的？

可是我居然也乖乖地回答她：“现在是大宋乾兴元年二月二十日。”

“乾兴元年？什么皇帝啊？”她皱眉。

“大臣们上表，大约要拟为应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

帝。”我说。

“哇，你背得出这么长的句子？”她大笑。

这个人好像不知道自己身为女子似的，嘴要张多大就张多大，眼睛要瞪多大就瞪多大，她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女孩子的矜持？不知道人活得太为所欲为，会很艰难吗？

“那，总有个先帝的庙号什么的吧？”她问。

我低声说：“先帝刚刚去世，礼部还没有拟好庙号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她抓抓头发，然后说，“那就算啦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好了。”她看看四周，又问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东京汴梁。”

她终于恍然大悟：“啊，原来是北宋。”

“今宋。”我纠正她。

“宋朝。”她笑着点头，“这是汴梁城的哪里……”

她环视四周，然后大吸了口冷气，问：“皇宫？”

我点头，她愣了好久，指着我问：“你……衣服上有龙哦。”

你现在才看见？我不屑地想，但她的样子很可笑，所以我也忘记了追究她直指君王的罪。

还以为她马上就要跪下来请罪，没想到她看看周围，附在我耳边问：“喂，旁边有没有太监？我没见过，可不可以叫个过来让我开开眼？姐姐请你吃糖糖哦。”

太监？

我看着她神秘兮兮的样子问：“什么叫太监？”

她做了个晕倒的姿势，然后问：“那宋朝应该叫什么啊？阉人？”

“你说内侍吗？”我问。

“对啊对啊，应该是吧？”她说。

这女人真奇怪，皇宫里什么都不多，就是内侍多，她自己去看就好了，干什么要我叫来给她看？



我摇头拒绝。

“小气鬼！”她哼了一声，然后跳到轨天仪旁边，问：“那这个是什么？”

“轨天仪，是用来观测星象的。”

“啊？真的？怎么用的？”她马上钻进去看。

这女孩子怎么这么随便啊？

我看看下面，犹豫着是不是要叫人来把这个奇怪的女人带走。

她坐在轨天仪里，隔着铜制的圈轨看向我，问：“小弟弟，这个怎么用的？”

我默默地看着她，那已经有点残缺的下弦月的光华，在她的头发上打出幽蓝的轮廓。因为圈轨重重叠叠的阴影，她的笑容就像被关在稀疏笼子里的蝴蝶一样，既没有些微威胁，又伸手可及。

我听到初春的夜风从耳边擦过的声音，细细地钻入没有边际的未来。

像水墨画一样，浓浓淡淡又孤寂无声。

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活泼的生命，在这死气沉沉的宫里，她看起来是这样怪异。

我的脚不听使唤地就走到她的身边。

在轨天仪旁边半跪下，我指着双规给她看：“这是双规，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南北并立，出地三十五度的地方，是北极出地之度。四面七十二度的，属紫微宫，四面二百二十度，属黄赤道内外宫，南极七十二度，除老人星外，一般隐在地平线下。”

“游规上面也刻着周天，用钗贯接在双规巅轴之上，可以左右运转看众星远近，随天周遍……”

我还没有说完，她就用窥管看向天上，问：“那颗很亮的，是什么星啊？”

“哪里？”我问。

“这里。”她把我的肩拉过去，我没防备，下巴撞在她的脖子上。

“哇，好痛……”她揉揉脖子，然后把我拉到窥管下。

我茫然地看着星星。

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，像是白兰花的味道，青涩而幽暗。

她指的那颗星在天市垣东北，应该是谁都知道的才对。

“那是织女星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啊……原来是织女星。”她兴奋地把窥管转来转去，“我看看，牛郎星在哪里？”

她找了半天，问：“这个是不是？”

我凑过去看，可是因为角度不对，看不见。

她把我拉进去。在窄小的空间里，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呼的气轻轻地喷在我的脖子上。我全身的鸡皮疙瘩一下都起来了，她怎么可以这样？

“喂，是不是啊？”她问。

我抬头看她，她好像比我大好多，已经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了吧……而她看我的神情，却好像我还是个三四岁的小孩子一样。

咬住下唇，我专注地去看那颗星星，原来不是。

“你看，这颗星的北边，有羽林军四十五星在垒壁之南，三三聚散，所以它是北落师门。在羽林军南，北宿在北方，是颗很亮的星星，现在这样明大，象征天下安定；如果微小、有芒角，就会有兵灾。”

我认真地告诉她。她却笑道：“迷信，这怎么可能？”

我默然无语，也许她说得对，因为我六七年来从没有在星星里看见过什么预兆——就连父皇驾崩，这冰冷的星河也并没有任何预兆。

“我要回去准备进皇宫的东西了，小弟弟，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出现过哦，不可以哦。”她揉揉我的头发，想要出去。但是因为我们都困在里面，我又不肯碰到她的身体，她一时居然出不来。

她不耐烦，就直接从我身上爬了出去。她的膝盖狠狠撞到了我的右肋，好痛。

我看她站起来，终于忍不住问：“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”



“我啊？”她在夜色中回头看着我，微笑，“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……你不要告诉别人哦，我明天再来。”

我忙点头。

她笑着挥挥手：“拜拜！”

拜拜？什么意思啊？

我正感到莫名其妙。

她突然在我面前高高跃起，在空中，消失。

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

我看着她消失的地方，呆了好久，然后从高台上下来，司天监的人都在下面候着。

回头看看空荡荡的步天台，我问内侍们：“刚才有人上去吗？”

内侍们一起摇头。

我在那里想了好久，终于明白了，她大概就是伯方在故事里说过的狐狸精，她是来引诱人的。

想告诉伯方我今天被狐狸精调戏了，但是，想到父亲，心情变得抑郁，还是没有说出来。

即使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，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三句以上的话。

我毕竟，没有父亲了。

是的，遇见她的时候，正好是我人生最孤独、最难熬的那一天。未能长成，却已经清楚明白地看见自己的人生，看见自己以后要面对的威严的母后和各怀心腹的臣子。

在我最怕冷的时候，她突然来临。

给了我一个掌心的温暖。